

## 遇见你所遇见的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相遇注定相爱。

然而，爱是甜蜜的苦役。

甚至相思成疾。他，或者她，成为你最好的补品、最好的药。

——“看见她时，她在我眼里；看不见她时，她在我心里。”

在时光的河流上，他们期望同舟共渡。

走进婚姻，并非喜剧收场。正剧，恰恰开始。那看不见的命运之手，让他们相遇，相聚，别离，反目，甚至形同陌路……

相爱容易，相处太难。对于爱，床并不是岸。

沙漠中有一种植物，拿在手上观看，它不过是一蓬枯萎的干草。如果让它与水相遇，它就会慢慢舒展开，成为一蓬闪亮的新绿。它不是草。它的名字叫“沙漠玫瑰”。

爱如沙漠玫瑰，包容如水。

遇见你所遇见的人，彼此包容着，一起慢慢变老；直到头白了，睡思昏沉，在炉火旁打盹……

而爱，如夜幕繁星，并没有睡去。

那些聚，那些散，已经成为“标本”，在世间传颂，代代不朽。

爱，可以是玻璃，也可以是水晶。

所以，当你拿起这本书，请慢慢读……

编者

2007年3月

## 第一辑 曾经沧海难为水

- 002 周作人 初恋  
004 胡也频 初恋的自白  
009 张大千 我的知音李秋君  
014 季羨林 迈耶 (Meyer) 一家  
017 吴冠中 忆初恋  
021 徐光耀 我的第一个未婚妻  
028 王蒙 初恋  
034 贾平凹 暗恋  
048 梁晓声 初恋杂感  
055 梅洁 寻找的陷阱

## 第二辑 缘聚缘散两地书

- 072 鲁迅 致许广平 (1929 年)  
075 许广平 致鲁迅 (1926 年)  
078 瞿秋白 秋之白华——致杨之华  
084 徐志摩 致陆小曼 (1925 年)  
087 陆小曼 致徐志摩 (1925 年)  
091 郁达夫 致王映霞 (1927 年)  
097 朱自清 情书一束 (节选) ——致陈竹隐  
103 许地山 旅印家书 (选七)  
111 蒋光慈 光慈情笺  
116 宋若瑜 若瑜情笺  
122 汪静之 我要变一根绿竹生在你窗前——致符竹因  
128 符竹因 我该怎样慰我孤栖的爱人呀——致汪静之  
131 沈从文 从文家书 (节选)  
137 张兆和 兆和日记 (节选)  
147 丁玲 致胡也频 (1930 年)  
150 梁实秋 情书五札——致韩菁清  
156 韩菁清 致梁实秋 (1988 年)  
160 萧军 致萧红 (1937 年)  
163 萧红 致萧军  
166 黄苗子 成渝间的情书 (节选) ——写给郁风 (1942—1944)  
171 流沙河 致何洁 (1966 年)  
175 王小波 爱你就像爱生命——致李银河的情书  
185 李银河 致王小波 (1978 年)

### 第三辑 我在爱的左边,你在爱的右边

- 190 林语堂 我的婚姻  
194 张中行 婚事  
209 刘绍棠 我的四十婚庆  
212 冯亦代 蜜月趣事——我和小妹宗英  
214 丁聪 有个厉害的妻子也不错  
216 吴冠中 他和她  
227 舒乙 我的“第一眼”  
231 余秋雨 秋千架  
241 新风霞 “向你一生负责”  
257 胡絮青 结婚  
259 张允和 我和周有光结婚前后  
265 黄宗英 闲说亦代  
270 方蕤 我的先生王蒙(节选)  
280 叶稚珊 丈夫比我大六岁

### 第四辑 此情可待成追忆

- 286 巴金 怀恋萧珊  
298 孙犁 亡人逸事  
302 冰心 我的老伴吴文藻(一、二)  
321 梁漱溟 悼亡室黄靖贤夫人  
326 季羨林 我的妻子  
328 苏步青 我的日本夫人  
334 文洁若 忆萧乾  
340 廖静文 我与徐悲鸿(节选)  
359 周汝昌 结亲  
363 郑闻慧 美好岁月(节选)

第一辑

曾经沧海难为水

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间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她本姓杨，住在清波门头，大约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便认她做干女儿，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

的喜悦。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

“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

“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一九二二年九月

下面所说的，是一个青春已经萎谢，而还是独身着的人的故事：

大约是十二岁，父亲就送我到相隔两千余里之远的外省去读书，离开家乡，不觉间已是足足的三年零四个月了。就在这一年的端午节后三日得了我母亲的信，她要我回家，于是我就非常不能耐地等着时光的过去，盼望暑假到来；并且又像得了属于苦工的赦免一般，考完试验；及到了讲演堂前面那赭色古旧的墙上，由一个正害着眼病的校役，斜斜地贴出那实授海军少将的校长的放学牌示之时，我全个的胸膛里都充满着欢喜了，差不多快乐得脸上不断地浮现着微笑。

从这个学校回到我的家，是经过两个大海，但是许多人都羡慕的这一次的海上风光，却被我忽略去了，因为我正在热心地想着家乡情景。

一切的事物在眷恋中，不必是美丽的，也都成为可爱了，——尤其是对于曾偷吃过我的珍珠鸟的那只黑猫，我也宽恕它既往的过失，而生起亲切的怀念。

到了家，虽说很多的事实和所想象的相差，但那欢喜却比意料的更大了。

母亲为庆贺这家庭中新的幸福，发出了许多请帖，预备三桌酒席说是替我接风。

第二天便来了大人和小孩的男男女女的客。

在这些相熟和只能仿佛地觉得还认识的客中，我特别注意到那几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她们在看我的眼中，虽说模样各异，却全是可爱，但是在这可爱中而觉得出众的美丽的——是我不知道叫她做什么名字的那个。

因为想起她是和我的表姨妈同来，两人相像，我就料定她也是我的表妹妹：她只有我的肩头高。

“表妹！”一直到傍晚时分，我才向她说，这时她正和一个高低相等的女孩子，躲在西边的厢房里面，折叠着纸塔玩。

听我在叫她，她侧过脸来，现出一点害羞，但随着在娇媚的脸儿上便浮起微笑。

“是不是叫你做表妹？”我顺手拿起另一张纸，也学她折叠纸塔。

她不语。

那个女孩子也不知怎的，悄悄地走开了，于是这个宽大的厢房里面只剩下两个人，我和她。

她很自然，依样低头的，用她那娇小的手指，继续折叠着那纸塔。我便跑开去，拿来我所心爱的英文练习本，把其中的漂亮的洋纸扯开，送给她，并且我自己还折了火轮船，屋子，蛤蟆和鸟儿之类的东西，也都送给她。她受了我的这些礼物，却不说出一句话来，只用她的眼光和微笑，向我致谢。

我忽然觉到，我的心原先是空的，这时才因她的眼光和微笑而充满了异样的喜悦。

她的塔折叠好了，约有一尺多高，就放在其余的纸物件中间，眼睛柔媚地斜着去看，这不禁使我小小的心儿跳动了。

“这好看，”我说，“把它送给我，行不行？”

她不说话，只用手把那个塔拿起来，放到我面前，又微笑，眼光充满着明媚。

我正想叫她一声“观音菩萨”，作为感谢，一个仆妇却跑来，

并且慌慌张张的，把她拉走了，她不及拿去我送给她的东西。看她临走时，很不愿意离开的回望我的眼波，我惘然了，若有所失地对那些纸物件痴望。

因久等仍不见她来，我很心焦地跑到外面去找，但是在全屋子里面，差不多每一个空隙都瞧过了，终不见她的半点影子。于是，在我的母亲和女客们的谈话中间，关于她，我听到不幸的消息，那是她的父亲病在海外，家里突接到这样的信，她和她的母亲全回家去了。我心想，她今夜无论如何，是不会再到这里来上酒席了。我就懊悔到尽痴望纸塔，而不曾随她出去，在她身边，和她说我心里的话，要她莫忘记我；并且，那些纸折的东西也是应该给她的。我觉得我全然做错了。

我一个人闷闷的，又来到西厢房，看见那些小玩意儿，心更惘然了；我把它们收起，尤其是那个塔，珍重地放到小小的皮箱里去。

这一夜为我而设的酒席上面，因想念她，纵有许多男男女女的客都向我说笑，我也始终没有感到欢乐，只觉得很无聊似的；我的心情是完全被怅惘所包围着。

由是，一天天的，我的心只希望着她能够再来，看一次她的影子也好；但是这希望，无论我是如何的诚恳，如何的急切，全等于梦，渺茫的，而且不可摸捉，使得我仿佛曾受了什么很大的损失。我每日怅怅的，母亲以为我有了不适，然而我能够向她说出些什么话呢？我年纪还小，旧礼教的权威又压迫着我的全心灵，我终于撒谎了，说是因为我的肚子受了寒气。

我不能对于那失望，用一种明了的解释，我只模模糊糊地觉得，没有看见她，我是很苦恼的。

大约是第四天，或是第五天吧，那个仆妇单独地来到，说是老爷的病症更加重，太太和小姐都坐海船走了。——呵！这些话在我的耳里便变成了巨雷！我知道，我想再见到她，是不可能的事了。我永远记着这个该诅咒的日子。

始终没有和她做第二次见面，学校的开学日期却近了，于是我又离开家；这一次的离家依样带着留恋，但在我大部分的心中，是充满着恼恨。

在校中，每次写信给双亲的时候，我曾想——其实是因想到她，才想起给家里写信，但结果都被胆怯所制，不敢探问到她，即有时已写就了几句，也终于涂抹了，或者又连信扯碎。

第二年的夏天，我毕业了，本想借这机会回家去，好生地看望她，向她说出我许久想念她的心事；但当时却突然由校长的命令（为的我是高才生），不容人拒绝和婉却地，把我送到战舰上去实事练习了。于是，另一种新的生活，我就开始了，并且脚踪更无定，差不多整年地浮在海面，漂泊去，又漂泊来，离家也就更远了。因此，我也就更深地想念着她。

时光——这东西像无稽的梦幻，模糊的，在人的不知不觉间，消去了，我就这样匆匆地，并且没有间断地在狂涛怒浪之中，足足地度过六年，我以为也像是一个星期似的。

其实，这六年，想起来是何等可怕的长久呵。在其间，尤其是在最后的那两年，因了我年纪的增长，我已明了所谓男女之间的关系了，但因这，对于我从幼小时所深印的她的影子，也随着更活泼，更鲜明，并且更觉得美丽和可爱了，我一想到她应该有所谓及笄年纪的时候，我的心就越跳跃，我愿向她这样说：我是死了，我的心烂了，我的一切都完了，我没有梦的背景和生活的希望了，倘若我不能得到你的爱！——并且我还要继续说——倘若你爱我，我的心将充满欢乐，我不死了，我富有一切，我有了美丽的梦和生活的意义，我将成为宇宙的幸福王子……想着时，我便重新展览了用全力去珍重保存的那些纸折的物件，我简直要发狂了，我毫无顾忌地吻她的那个纸塔——我的心就重新夹击着两件东西：幸福和苦恼。

我应该补说一句：在这六年中，我的家境全变了，父亲死去，唯一的弟弟也病成瘫子，母亲因此哭瞎了眼睛……那么，关于我

所想念的她，我能用什么方法去知道呢？能在我瞎子的母亲面前，不说家境所遭遇的不幸，而恳恳地只关心于我所爱恋的她么？我只能常常向无涯的天海，默祷神护佑，愿她平安，快乐和美丽……

倘若我无因地想起她也许嫁人，在这时，我应该怎样说？我的神！我是一个壮者，我不畏狂涛，不畏飓风，然而我哭了，我仿佛就觉得死是美丽，唯有死才是我最适合的归宿，我是失去我的生活的一切能力了。

不过，想到她还是待人的处女的时候，我又恢复了所有生活的兴趣，我有驱逐一切魔幻的勇气，我是全然醒觉了，存在了。

总而言之，假使生命须一个主宰，那么她就是主宰我生命的神！

我的生活是建设在她上面。

然而，除了她的眼光和微笑，我能够多得一些什么？

这一直到六年之最末的那天，我离开那只战舰，回到家里的时候……

能够用什么话去形容我的心情？

我看见到她（这是在表姨妈家里），她是已出嫁两年了，拖着毛毵毵黄头发不满周岁的婴儿，还像当年模样，我惊诧了，我欲狂奔去，但是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我又安静着：呵，只有神知道，我的心是如何地受着无形的利刃的宰割！

为了不可改的人类的虚伪，我忘却了自己，好像忘却了一般，我安静而且有礼地问她好，抚摩她的小孩，她也殷勤地关心我海上的生活情况并且叹息我家境的变迁，彼此都坦然地，孜孜地说着许许多多零碎的话，差不多所想到的事件都说出了。

真的，我们的话语是像江水一般不绝地流去，但是我始终没有向她说：“表妹，你还记得么，七年前你折叠的那个纸塔，还在我箱子里呢！”

北京沙滩

宁波李家名门望族，世居上海，我在上海的日子多半在李府作客，李府与我家世交。李府的上一辈二伯父李薇庄，也是老革命，与先烈陈英士是好朋友，民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民政厅长。李府的三小姐李秋君，是沪上的才女，家学渊源，诗词书画皆能。若问谁是我的知音，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复说：李秋君！这位三小姐与我常谈画论书，因为我们是通家之好，李府上下由老太太到用人，个个对我都好，从不见外。我住在他们家里绝无拘束之感，而三小姐对我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

秋君小姐与我是同庚。记得在我们廿二岁那一年，李家二伯父薇庄先生，有一天把李祖韩大哥、秋君小姐及我叫到身边私谈。二伯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家秋君，就许配给你了……”一听此言，我是既感激，又惶恐，更难过，我连忙跪拜下去，对二伯父叩头说：“我对不起你们府上，有负雅爱，我在原籍不但结了婚，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不能委屈秋君小姐！”他们的失望，我当时的难过自不必说了，但秋君从未表示丝毫怨尤，更令我意想不到的，秋君就此一生未嫁！

为何会如此……因为李府名门望族，自无把千金闺女与人作妾的道理，而我也无停妻再娶的道理……可是以后秋君待我之好，如同在尽一位贤妻的责任，这在他们家里是公开的，毫无秘密。可是我们之间绝无半点逾越本分的事，连一句失仪的笑话都

从来没有说过。她对我是关切、爱护；我对她是敬重、感激！

李府大家庭的规矩，财产划分，在外赚了钱，也要提出一份缴为公用。我是住在李府上的常客，我在他们家就是三小姐的客人，三小姐拿私房钱多缴一份。三小姐的车子车夫是给我使用，而我的穿着，都是三小姐经手缝制，照顾饮食，做我爱吃的菜，那更不必说了。李家兄弟为我请客加菜，都要特别声明，否则就插不上手，轮不到他们的份！

我在上海时，大风堂的画室等于设在李府上。向大风堂拜门的弟子，李秋君三小姐可以代我决定收不收。如我不在上海，秋君可以代表我接帖，受门生的叩头大礼；拜了她，就算数！

设在李府的画室，我大画台后的椅子，门生朋友都不敢坐，秋君每天却要坐两次。那倒不是说她以主人自居，她坐的时候，总是在饭后，她要占着这个位子，一方面与我谈天，她说这样一方面也就管制了不要我在这段时间画画。她说饭后就画画，最不卫生，容易得胃病。

我与秋君既有如此深交，彼此虽说是倾心的知己，但外间难免有蜚言传说成绯闻。尤其是上海的小报最会捕风捉影，绘声绘色，张大千与李秋君常是小报上的花边新闻题目。

记得有一次，我刚由四川到上海不久，我同李祖韩大哥去澡堂泡澡。就在澡堂里修脚时，无意间看到一份小报，上面赫然有“李秋君软困张大千”的标题。那篇文章说我到了上海，就被李秋君软禁在家里，秋君要独占大千，禁我社交活动等等莫名其妙的渲染与形容。当时我看了极为不安，我很不好意思地把报纸递给李大哥说：“小报如此乱写，我待会儿怎么好意思见三小姐！”大哥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胡扯，管它的！”

回到李家，秋君反而主动地先把报纸给我看，我说外面如此乱传，我真是对不起你！秋君说只要我们心底光明，行为正大，别人胡说也损不了我们毫发，不要放在心上！

你们可以看出她多豪爽，心胸多开阔。自此以后，我越发敬重

她，外间的蜚言我不在乎了，我庆幸有她这位知音！

人家常说，张大千居留在上海时期的作品最靠不住，画多半是他人的赝品。此说必然系指秋君而言。其实，我与秋君合作的画不少，他们一家都能画，大哥李祖韩也常要为我补衬景，他们是好玩凑兴的性质，倒不是为我代笔作赝品。

目前我珍藏得有秋君的画卷在巴西八德园。在台北，我只知道目寒家里有一幅我的画，秋君题的款：“蜀山秦树。大千居士绘，李秋君题”等字样。好像是这样的，我记不太清楚了。

大家只知道我现在这位太太管制我的饮食很严格，其实管得最严格的是秋君，而我太太目前执行的这一套都是秋君亲自教她的。

早年在上海我就有糖尿病，每有应酬，都是祖韩大哥及秋君三小姐陪我。熟朋友也都知道我们亲密的关系，几乎都是李家兄妹坐在我的左右两侧，吃的菜都要秋君鉴定后，夹到我面前的碟内我才能吃。我最馋甜菜，可是往往不能吃到口，只有一次我很得意。那一天的宴会，男女分坐，我居然没有与秋君同席，我记得是梅兰芳与余叔岩坐在我的两旁，但秋君在邻席关照我，不许乱吃。等到上来了一碗撒着桂花末的芋泥甜菜，我大声问秋君，这道菜我能不能吃？秋君眼睛近视，错看桂花末是紫菜屑，她以为是咸的菜，回答可以吃，我赶紧挖了一大调羹就吃。太太小姐们总慢条斯理秀秀气气动作慢些，等到秋君尝到是甜菜，大叫：“你不能吃！”我早已下肚了，还回她一句说：“我问了你才吃的！”

记得又一次也是我贪吃出了毛病。那是在秋君家里，一餐我吃了十五只大闸蟹，然后我又到街上去偷吃两杯四球冰淇淋，结果那天晚上不得了，上吐下泻。秋君与老太太住在后院楼上，听说我病了，秋君深夜来探视，又忙着请医生来急诊，一直是她在床边照顾。医生来了给我打针，对秋君安慰说：“太太，不要紧的小毛病，您请放心！”我躺在床上听见，好不难为情，又不好解释，心想都是自己不好，又令秋君吃了哑巴亏！

第二天病好了，我向秋君道歉。她知道我要说什么，她坦然一笑回说：“医生误会了也难怪，不是太太，谁在床边侍候你？我要解释吧，也难以说得清，若不是太太怎么半夜三更在你房里侍候？反正太太不太太，我们自己明白，也用不着对外人解释。”

我现在这位太太，真是秋君视同学生一样教导出来的，她们之间的感情很好，我太太敬重她。她常对我太太说，这样要注意我，那样要留心我，秋君说：“大千是国宾呀，只有你是明正言顺地可以保护他，照顾他，将来在外面我就是想得到也做不到啊，你才是一辈子在他身边的，还得你多小心，别让他出毛病！”

我今天这样说，好像是对自己脸上贴金，但秋君确是这样说的！对我一切无微不至，今天当着她的亲兄弟在这儿，我才愿意摆这段龙门阵，他可以证明我与秋君之间这大半辈子知音的热情！

说起生日，我又想起我与秋君合庆百岁寿诞的事。我生日在四月，秋君在八月，我说过我们是同庚，那年五十岁，朋友们说要为我们合庆百岁大寿。我四月间在成都过的生日，为了贺秋君生日，八月我特自四川坐飞机到上海去，在所有朋友中，我们收到一份最有意义的礼物，是金石名家陈巨来先生为我们刻的一方印章：“百岁千秋”。

陈先生把大千与秋君的名字，合庆百岁的纪念，都包含在这方印章里。在朋友们怂恿之下，我俩合绘了一幅画，就盖上了一“百岁千秋”的图章。我与秋君相约，各绘五十幅或合作五十幅各廿五幅画，互相题款，凑足一百张，每张画都用这块图章。可惜受战乱的影响，日后离散日多，这个心愿我们至今犹未达成！

原本追求秋君小姐的名士甚多，向李府作媒求亲的人也不少，其中还包括外交官，但均为秋君所婉却，我每次都想极力促成，但秋君只淡然一笑置之……

我们生不能同衾，说来也不足为外人道，我们曾合购墓地，互写墓碑，相约死后邻穴而葬。秋君也顾及名分并不逾规，她还说我

有三位太太,不知谁先过世,因此她写了我的三种墓碑,半开玩笑说,不知是哪位太太的运气好,会与我同穴合葬,我也为她写了:“女画家李秋君之墓”。

迈耶一家同我住在一条街上，相距不远。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是怎样认识他们的。可能是由于田德望住在那里，我去看田，从而就认识了。田走后，又有中国留学生住在那里，三来两往，就成了熟人。

他们家有老夫妇俩和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老头同我的男房东欧朴尔先生非常相像，两个人原来都是大胖子，后来饿瘦了。脾气简直是一模一样，老实巴交，不会说话，也很少说话。在人多的时候，呆坐在旁边，一言不发；脸上却总是挂着憨厚的微笑。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他绝不会撒谎、骗人。他也是一个小职员，天天忙着上班、干活。后来退休了，整天待在家里，不大出来活动。家庭中执掌大权的是他的太太。她同我的女房东年龄差不多，但是言谈举动，两人却不大一样。迈耶太太似乎更活泼，更能说会道，更善于应对进退，更擅长交际。据我所知，她待中国学生也是非常友好的。住在她家里的中国学生同她关系都处得非常好。她也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妇女，家庭中一切杂活她都包了下来。她给中国学生做的事情，同我的女房东一模一样。我每次到她家去，总看到她忙忙碌碌，里里外外，连轴转。但她总是喜笑颜开，我从来没有看到她愁眉苦脸过。他们家是一个非常愉快美满的家庭。

我同他们家来往比较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我写作博士论文的那几年中，我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